



老八路忆抗战

■ 记者 杨军 孙明春 孔浩 文/图



夫妻俩非常珍惜这张戎装照

70年前,中国军民在亚洲战场牵制敌人,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巨大的贡献。自1937年至1945年,中华民族与侵略者殊死抗争,付出了巨大的代价。2015年,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本报“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专题采访组一行,实地采访调查,追索胜利背后的家国情仇,寻访革命先辈的光辉足迹。

(十一)

1945—2015



在峰城区冠世榴园风景区内,有一个叫王府山的小山村,村子内外遍植石榴树,村北即是有着一千多年历史的青檀寺。村中古木林立,山溪喷涌,风景秀美,堪称万亩榴园中的一颗明珠。在上世纪40年代,村里多位年轻人义无反顾地参加了八路军,走上了抗日的道路,为国家和民族的解放做出了贡献。近日,本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采访组一行来到王府山村,对其中的两位老八路李存义和韩广明进行了采访。

李存义:我是机枪副射手

“五月榴花照眼明”,阴历的五月,王府山村被火红的榴花所包围。村民的房前屋后,地头院内,到处都是开满了花的石榴树。在弯曲遒劲的枝头,已经挂满了不少初长成形的石榴果,它们似乎是在告诉游人,今年的秋天依然是一个丰收的季节。

95岁的李存义老人家中,有着十多棵树龄在一百年以上的石榴树,据说还是稀有的软仁大马牙品种。石榴树斑驳的树干,一如老人粗糙的皮肤,写满了沧桑的记忆。三间低矮的石头草房,早已不能完全遮风挡雨,老人的儿子只好买来几块石棉瓦搭在草上。在这个古老的院落里,李存义和老伴生活了一辈子,早已习惯了茅屋寒舍、粗茶淡饭的日子,虽然儿子再三邀请,老人也不愿搬去儿子的楼房居住。

在开满花的百年石榴树下,身体消瘦,背驼耳聋的李存义老人断断续续地向我们介绍了抗日战争期间他的一些经历。

李存义世代务农,一岁父亲去世,从十三岁起,他便成为家里的劳力。他跟着村里人,挑着担子步行到微山湖畔,贩卖鱼虾到峰县城里叫卖,这一干就是好几年。1938年,鬼子占领峰县后,老百姓的日子就开始不好过了。除了受鬼子的欺负外,还有二鬼子(伪军)、汉奸助纣为虐。一次,李存义到峰县城赶集,刚进西门里就遇到了两个替日本人抓劳工的二鬼子。他们见李存义年轻,就想抓他,但李存义知道被抓的后果,啥也不想被他们抓住。于是丢下担子,抓着挑货的扁担就跑,边跑边挥舞扁担。两个二鬼子一

时没反应过来,待反应过来后又不敢追,只好眼睁睁地看着李存义跑出了西门。从此后,李存义就感觉到,只要日本人在,老百姓就没有活路,更不会有好日子过。逐渐地,他产生了当兵扛枪打鬼子的想法。

“1942年,同村的亲戚韩广文已经是八路军鲁南区峰县大队的班长,之前他曾带了11个附近村庄的年轻人到山里(北庄)当八路,我把想法跟他一说,没多久他就把我也带到了山里,成为一名武工队员。”李存义老人说,那时候,武工队属于地方武装,任务就是负责侦察敌情、端据点、锄奸等,协助八路军115师的主力部队及铁道游击队、运河支队等兄弟地方武装作战。入伍后,他被安排担任机枪副射手,射手是阴平菜园村的程继元,参加的大小战斗无数,打过涧头集、高庄、丁庄、尖山口、壕沟、八里屯、古邵、金寺等很多地方。那时,他所在的营长叫褚衍佩,连长姓张,排长叫李长明。

对于参加过的几个较为激烈的战斗,李存义老人还记忆犹新。比如,在西石沟和敌人交火,他所在的连队牺牲一人,负伤8人;在壕沟战斗中,因为寡不敌众,队员们在傍晚时分分头突围,鬼子骑兵和伪军在后面追赶,他躲在刚刚泛黄的麦地里一动不动,幸未被从跟前经过的敌人发现;1943年,他所在的连队配合八路军主力部队,参加了剿灭顽匪刘黑七的战斗,为老百姓除了一大害……

在采访中,李存义老人几次提到程继元和刘刚的名字,并不时重复他们的故事。老人和程继元负责一挺机枪,程继

元的年龄比他大,两人配合得非常默契。他们用的机枪一次能装下25发子弹,是战斗中最重要武器,机枪射手也是敌人重点的攻击对象。在当时,子弹非常稀缺,每次战斗后,李存义就会将打过的弹壳收集起来,交给兵工厂用于加工子弹。在李山口的那次战斗中,程继元不幸被鬼子的子弹击中了太阳穴,英勇牺牲在阵地上。而古邵战斗,是李存义老人所经历的最惨烈的战斗,在这场战斗中,刘刚“托肠大战”的故事鼓舞着战士们英勇杀敌。老人说,刘刚是著名烈士刘景镇之子,时任苏鲁支队第三营七连连长。1945年4月,部队接到攻打古邵鬼子据点的命令,刘刚所在连队经常在古邵一带活动,也参加了战斗。但因为古邵据点工事坚固,易守难攻,打了两天的时间也没能攻下来。后来鬼子的增援部队赶到,在弹药不足的情况下,李存义和战友们只好撤退。战斗中,刘刚十分英

勇,在腹部受伤,肠子流出体外的情况下,还一手捂着肚子,一手挥枪带队向前冲。后来刘刚由于流血过多,抢救无效,壮烈牺牲,年仅22岁。李存义说,刘刚在牺牲前所说的“我是为老百姓死的,死了也光荣”的遗言,多年来他一直难以忘却。

李存义老人还曾两次随部队攻打峰县城,一次是1945年,对县城内拒绝投降的日伪军发起进攻,并很快打下了县城。另一次是1946年,把驻守在峰县城内的国民党部队赶走,使峰县得以解放。因为长期扛着枪管发热的机枪转战南北,李存义的脖子上生了疮,整个脸也跟着肿了起来。当时部队缺医少药,只好用银针烧热扎到肉里的土方法治疗,但效果甚微。在峰县解放后没多久,部队安排他回家养病,但病好后部队却不知转到了哪里,从此老人和队伍失去了联系,在王府山村当了一辈子的农民。



李存义老人听力不行了,采访时大儿子都要对着其耳朵大声问

韩广明:我14岁参加了八路

采访完李存义老人后,记者一行在王府山村的榴花丛中穿行,准备前去采访另一位老八路韩广明。这时,远远地便看到一位戴着草帽,骑着电动三轮车的老人过来了,没想到他就是已经88岁高龄的韩广明。他说,这些年他一直用电动车代步,身体硬朗得很,在家里还干农活呢。

谈及走上抗日道路的经过,韩广明老人说,抗日战争期间,因为王府山村距离峰县城很近,鬼子和伪军、汉奸经常来村里“扫荡”,名义上是来抓“毛猴子”(鬼子对八路军的蔑称)的,实际上主要是来抢东西、抓“花姑娘”,就连村民的鸡和鸡蛋也抢,还欺压殴打村民,实在是无恶不作。1941年,当时他年仅14岁,在北庄山里跟着八路军打游击的叔伯兄弟韩广文来村里发展队伍。带着对鬼子的仇恨,再加上家里穷,兄妹六七个,吃不上饭,韩广明就和另外十个人一起,跟着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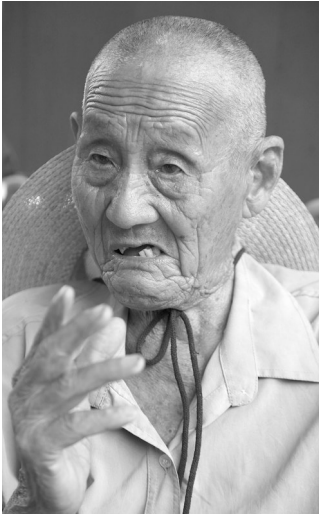
广文到了山里,参加了峰县武工队。

虽然成为了一名武工队员,但14岁的韩广明毕竟是一个孩子,个头矮,连长枪也扛不起来,过河、过路时战友们怕他掉队,总会把他背起来,此时,“小鬼”成了韩广明的名字,机灵聪明的他在战斗之余,也总能给战友们带来许多的欢乐。韩广明老人说,在抱犊崮山区时,他们每天没有固定住的地方,经常到处转,白天休息,夜里行动,跟着部队打游击,大大小小的战斗参加了无数次。当时部队的伙食并不好,煎饼“上把捧”(意思是太散,拿不成个),因为年龄小,经常想家,哭了好几次,每次都是连长买来熟花生哄他,并说等打完了鬼子就回家。后来连长看到他想家想得实在厉害,就批准他回家看看父母后赶紧回来。但韩广明刚到家没多久,就被村长汇报给了伪蛟山乡乡长孙景鉴,孙景鉴当即派人把韩广明抓了去。孙景鉴见到韩广明后张口就骂,骂他小小的

年纪竟然当八路,不想好了。在得知韩广明没带枪来时,孙景鉴命令手下把他关了起来。韩广明的父母听说儿子被抓,赶紧央求几位德高望重的老人联保,把韩广明保了出来。韩广明逃脱后连夜归队,从此后再也不提想家一事。

抗战胜利后,韩广明和鲁南军区的诸多战友一起,被整编进陈毅的三野部队,相继参加了鲁南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上海战役等著名战役,并在淮海战役中入了党。朝鲜战争爆发后,已是班长的韩广明和十几位战友一起,从上海到了辽宁丹东,被编进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参加了抗美援朝。1953年,韩广明退伍,被安置到了矿务局地质勘探队工作,书记是赫赫有名的铁道游击队副大队长王志胜(电影《铁道游击队》中王强的原型)。两年后,为支援家乡的农业建设,韩广明回到老家王府山村务农。韩广明在部队时患

上了血丝虫病,左腿比右腿粗两倍,但老人依然乐观,谈起往事,他说,他想念那些比他大许多岁的战友们……



韩广明老人绘声绘色地讲述战斗故事